

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  
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  
飛大鷁之翩翻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瞽力於萬鈞越人  
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  
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聖人偶所不  
閑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堯

虛集九  
X上

論其有則萬物有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  
髮鬚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聲音乎窈冥之內獨狝狝猪疾  
走不能迹其朕兆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  
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  
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  
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况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  
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  
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  
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眞  
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讓禍而禍

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有嗜好之搖筴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腩沃醢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靜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最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卒

虛集九  
又文川

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眞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半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僭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

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留吳師之討也漢之  
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  
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  
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  
不款敬之非不重有邱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  
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  
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  
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畜寶  
不夭多修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  
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半三牲曷無濟焉俗所謂率皆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文三

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  
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  
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貲富室竭  
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  
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  
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或穿窬斯濫喪身  
於鋒鏑之端陷已於醜惡之形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  
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  
之周使屍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  
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

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頑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穴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文川

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眾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遇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

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疫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恆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壺

虛集九  
又文川

日月行烝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温瘟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眞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佳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

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  
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  
今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  
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  
捕麀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  
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恠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  
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  
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  
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  
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畜

虛集九  
又文川

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抽取之未得卽去以濕土  
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  
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日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  
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  
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  
肉滂瀉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  
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  
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  
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  
石人頭上有餅恠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

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文川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瞽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悖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

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  
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  
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卻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  
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  
也然思立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  
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  
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卻之矣夫儲甲冑蓄蓑  
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  
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  
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矣

虛集九  
X 1 11

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夫以爲陰陽之術眾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  
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爲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樸  
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  
夫遷之洽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竅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  
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